

百朝宫廷演义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清宫十三朝 演义

● 许啸天 著

陳漢制正月
王者孰
之人力
馬先
言正



清宫十三朝演义

许啸天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姚 军
复 审:李广洁
终 审:崔元和

百朝宫廷演义
清宫十三朝演义
许啸天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875 字数:641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山西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500 册

*

ISBN 7—203—03273 · 6
G · 1376 定价:23.0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杏花林里莺鸣燕唱 布尔湖边月证山盟	(1)
第 二 回	洞房天半神仙眷 毡幕地中龙虎儿	(9)
第 三 回	三尺粉墙重温旧梦 六十处女老作新娘	(18)
第 四 回	灯前偷眼识英杰 林下逐鹿遇美人	(27)
第 五 回	割发要盟英雄气短 裂袍劝驾儿女情长	(35)
第 六 回	腰间短刀斩伏莽 枕边长舌走英雄	(43)
第 七 回	依佟氏东床妙选 救阿太西辽鏖兵	(48)
第 八 回	古埒城觉昌死难 抚顺关尼堪断头	(55)
第 九 回	脂香粉阵靡雄主 睡眼朦胧退敌兵	(62)
第 十 回	奸外母蒙格枉死 避内江努尔求尸	(70)
第 十 一 回	羨繁华观光上国 赖婚姻得罪邻邦	(77)
第 十 二 回	杀亲子祸起骨肉 投明主初试经纶	(84)
第 十 三 回	被底红颜迷降将 腔中热血赠知人	(91)
第 十 四 回	苏子河边淹战将 萨浒山下困雄师	(97)
第 十 五 回	兄逼弟当筵结恨 甥杀舅登台焚身	(104)
第 十 六 回	翠华园神宗醉玉肤 慈庆宫妃子进红丸	(112)

第十七回	依翠偎红将军短气 娇妻雏儿天子托孤	(119)
第十八回	逼宫廷纳喇氏殉节 立文后皇太极钟情	(125)
第十九回	朱唇接处嫂为叔媒 黄旗展来臣尊帝号	(134)
第二十回	传疑案宸妃逝世 惊艳遇洪帅投诚	(141)
第二十一回	多尔衮计歼情敌 吉特后巧偿宿缘	(147)
第二十二回	露奸情太宗暴殂 见美色豫王调情	(155)
第二十三回	救爱妾三桂借兵 杀宫眷崇祯殉国	(161)
第二十四回	酬大勋太后下嫁 报宿恨天子重婚	(168)
第二十五回	悲离鸾小宛入宫 誓比翼世祖游园	(175)
第二十六回	入空门顺治逊国 陷情网康熙乱伦	(182)
第二十七回	劫民妇暗移国祚 通国师计害储君	(188)
第二十八回	小二哥暂充钦差 皇四子大战侠客	(195)
第二十九回	甘凤池座上献技 白泰官山中访盗	(202)
第三十回	斗法术计收血滴子 换娇儿气死陈阁老	(209)
第三十一回	康熙帝挥泪废太子 汪绅士接驾失弱女	(216)
第三十二回	改遗诏雍正登位 好女色胤禔丧命	(223)
第三十三回	红灯热酒皇子遗爱 煮豆燃萁兄弟化灰	(230)
第三十四回	牛鬼蛇神雍和宫 莺燕叱咤将军帐	(236)
第三十五回	鸟尽弓藏将军灭族 妻离子散国舅遭殃	(243)
第三十六回	破好事大兴文字狱 报亲仇硬拆鸾凤俦	(251)

第三十七回	破腹挖脑和尚造孽 褰帘入帏亲王销魂	(259)
第三十八回	弓鞋到处天子被刺 手帕传来郎君入彀	(267)
第三十九回	宝亲王私通舅嫂 乾隆帝宠爱香妃	(275)
第四十回	狱中回妇深夜被宠 宫里天子静昼窃听	(283)
第四十一回	念父母乾隆下江南 争声色雪如登龙舟	(290)
第四十二回	东征西讨福康安立功 依翠偎红皇太子偷香	(298)
第四十三回	证前盟和坤弄权 结深欢高宗宿娼	(304)
第四十四回	莺莺燕燕龙须纤 叶叶花花云雨楼	(310)
第四十五回	脱簪苦谏皇后落发 奋拳狠斗天子被擒	(316)
第四十六回	涿州府皇孙出现 同乐园宦女失身	(323)
第四十七回	莺啼燕唱江南去 匣剑帷灯刺客来	(330)
第四十八回	文字奇冤冢中戮尸 姊妹艳艳水底定情	(336)
第四十九回	红烛照处美人死 绿树荫中帝子来	(343)
第五十回	死宝妃高宗伤往事 游离宫嘉王窥秘像	(346)
第五十一回	燕瘦环肥国外选色 偷寒送暖宫内纳姬	(352)
第五十二回	老头子纪昀妙解 女孩儿福公祝寿	(358)
第五十三回	奇珍异宝和坤抄家 擎石踢树成得献技	(364)
第五十四回	遇官变煤黑子效死 献巧艺王董氏伤生	(370)
第五十五回	崇节俭满朝成乞丐 庆功劳一室作饿夫	(376)
第五十六回	弃旧怜新宫中杀眷 莺啼狮吼床上戕妃	(382)

第五十七回	敬事房驮妃进御 豫王府奸婢杀生	(386)
第五十八回	皇儿仁慈不杀禽兽 天子义侠挽救穷酸	(392)
第五十九回	姑谋妇皇后中毒 妄救夫烈妇偷尸	(398)
第六十回	创异教洪氏起义 知死期穆相辞行	(404)
第六十一回	昏灯哀语慈后逝世 香钩情眼荡子销魂	(410)
第六十二回	美人计宣娇救阿兄 烈女行文宗罢选秀	(415)
第六十三回	宣武门外名媛倚闾 钉鞋铺中贞妇投梭	(419)
第六十四回	皇恩浩荡冰花失志 浓情旖旎四春承欢	(426)
第六十五回	金莲贴地琼儿被宠 粉庞失色紫瑛丧生	(431)
第六十六回	目成心许载激淫族姑 歌场舞榭玉喜识书生	(439)
第六十七回	倾心一笑杏花春解围 祝发三年陀罗春守节	(447)
第六十八回	金莲点点帝子销魂 珠喉啾啾阿父同调	(454)
第六十九回	美人落魄遭横暴 天子风流选下陈	(461)
第七十回	琼珠翠玉聘儿去 婉转歌吟引凤来	(467)
第七十一回	杀汉女胭脂狼籍 攻粤城炮火纵横	(473)
第七十二回	兰贵妃寄腹产载淳 咸丰帝避难走热河	(480)
第七十三回	泣脂啼粉梦惊三更 画栋雕梁园付一炬	(487)
第七十四回	防懿妃文宗草遗诏 立怡王肃顺夺国玺	(493)
第七十五回	除异己慈禧有急智 烛奸谋安后运独断	(500)
第七十六回	安德海好货取祸 郑亲王贪色遭殃	(507)

第七十七回	十年富贵奴凌主 一曲琵琶帝识臣	(516)
第七十八回	李鸿藻榻前奉诏 嘉顺后宫中绝食	(523)
第七十九回	争大统吴可读尸谏 露春色慈安后灭奸	(529)
第八十回	李莲英擅宠专权 慈安后遭妒惹祸	(536)
第八十一回	荣禄初入宫禁地 懿妃死偿恩情债	(543)
第八十二回	慈安太后为嘴丧命 岫元道士望气得意	(550)
第八十三回	白云观太后拈香 神仙会郁氏纳赘	(555)
第八十四回	花明柳暗颐和园 弹雨硝烟高丽宫	(562)
第八十五回	西苑内皇帝听艳歌 坤宁宫美人受掳掠	(568)
第八十六回	劝亲政翁师傅荐贤 兴醋波瑾珍妃被滴	(575)
第八十七回	幸名园太后图欢娱 坐便殿主事陈变政	(581)
第八十八回	三月维新孤臣走海上 半夜密议皇帝囚瀛台	(587)
第八十九回	寇太监殿前尽忠节 游浪子书馆惊宠遇	(592)
第九十回	接木移花种因孽果 剑光血痕祸起萧墙	(598)
第九十一回	烽火满城香埋枯井 警骑夹道驾幸西安	(603)
第九十二回	植蚕桑农妇辱吏 闹宫苑喇嘛驱魂	(609)
第九十三回	舒郁愤无聊踏春冰 忆旧恨有心掷簪珥	(614)
第九十四回	碧血溅衣寡君自晦 青衣入侍稚子蒙恩	(620)
第九十五回	开贿赂奔勋鬻爵 兴赌博小德摆庄	(626)
第九十六回	恨绵绵瀛台晏驾 阴惨惨广殿停尸	(632)

策九十七回	乱禁阙再建晶园 争封典两哭寝陵	(638)
第九十八回	保家声醇王忍小节 断国脉宣统让大位	(644)
第九十九回	丧心病狂大辫儿复辟 衣香鬓影小皇帝完婚	(650)
第一百回	封闭清宫溥仪走天津 畅谈风月全书结总目	(656)

• 第一回 •

杏花林里莺鸣燕唱 布尔湖边月证山盟

翠峦列枕，绿野展茵；春风含笑，杏花醉人。在这山环水绕、春花如绣的一片原野里，黄金似的日光，斜照在一丛梨树林子里。那梨花正开得一片雪白，迎风招动；那绿顶紫领的小鸟，如穿梭似的在林子飞来飞去，从高枝儿飞到低枝儿，震得那花瓣儿一片一片的落下地来，平铺在翠绿的草地上，好似一幅绸子上绣束花朵儿。夹着一声声细碎的鸟语，在这寂静的林子里，真好似世外桃源一般。

正静悄悄的时候，忽然远远的听得一阵铃铛声响，接着一片娇脆说笑的声音。只见当头一匹白马，马背上驮着一个穿紫红袍的女孩儿。看她擎着白玉也似的手臂，一边打着马，斜刺里从梨树林子里跑了出来，后面接二连三的有两个姑娘，一般也骑着马，从林子里赶出来。看去，一个穿翠绿旗袍的年纪大些，约摸也有二十前后了；另一个穿玄色旗袍的，年纪大约十七八岁。她两个一边赶着，一边嘴里笑骂道：“小蹄子！看你跑到天上去？”看看赶上，那女孩儿笑得伏在鞍轿上，坐不住身；后面一个姑娘，拍着手笑嚷道：“倒也！倒也！”这穿红袍的女孩儿，一个倒栽葱，真的摔下马来。后面两个姑娘，已经赶到面前，她们急忙跳下马来，抢上前去，一个按住肩儿，一个骑在她胸脯上，按得个结实，一起捋起了袖子数她的肋骨；那地下的女孩子，笑得她只是双脚乱蹬。她擎起了两条腿儿，袍服下面露出葱绿色的裤脚来；一双瘦凌凌的鞋底儿向着天。她们玩够多时，才放手，让她坐起来。

这女孩子，望去年纪也有十五六岁了，长着长笼式的面庞儿，两面粉腮儿上擦着浓浓的胭脂，一双水盈盈的眼珠子，斜溜过去，向那姑娘狠狠的瞪了一眼，接着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真是千娇百媚，任你铁石人看

了也要动心。那年纪大的姑娘，指着她对那穿玄色旗袍的姑娘说道：“二妹子，你看三妹子，又装出这浪人的样儿来了。”那三妹子笑说道：“我浪人不浪人，与你们什么相干？”说话的当儿，那大姑娘蹲下身去，擎着臂儿，替三妹子拢一拢鬓儿。说道：“你看梳得光光的后鬓儿，出门便弄毛了；回家去给妈见了，又要听她叽咕呢！”那三妹子一边低着脖子让姊姊给她梳头；一边嘴里叽咕着说道：“还说呢！回家去妈妈问我时，我便说两个姊姊欺侮一个妹妹。”原来她姊妹三人，梳着一式的大圆头，油光漆黑，矗在头顶上，越显得袅袅婷婷，那两片后鬓，直披在脑脖后面，衬着白粉也似的颈，便出落得分外精神。前鬓儿两边，各各插一朵红花，越显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

一会儿，那二姑娘拔着一小把小草儿来。三人团团围坐着斗草玩儿。正玩得出神，忽听得一声吹角响，大姑娘嚷道：“爹爹回来了，咱们看去！”三姑娘回头看时，果然见他父亲跨着一匹大马，领头儿跑在前面。后面跟着一大群驴马，有七八条大汉，手里擎着马鞭子，个个骑着马赶着，望去黑压压的一串，慢慢的在山坡下走过去。三姑娘看见了，便丢下她两个姊姊，急急爬上马背，飞也似的赶了过去。这里大姑娘和二姑娘，也个个骑上马背，跟在后面。

父亲干木儿，远远的见女儿们赶来，便停住了马候着。他是最喜欢三姑娘的，看到三姑娘一匹马跑到面前，便在马背上搂了过来，和自己叠坐在一个鞍子上，一面说笑着走去。走了一程，远望山坳里，露出一堆屋子来，那屋子也有五六十间，外面围着一圈矮矮的石墙。干木儿回过头来，对他的同伴说道：“我们快到家了！”一句话不曾说完，忽然听得半空中呜呜呜一声响，三支没羽箭落在他马前。干木儿看了，脸上陡的变了颜色，只说得一声“恶！”便气得他胡须根根倒竖，眼睛睁得和铜铃一般大。自言自语道：“他们又来了吗！”随即回过头去高声嚷道：“伙计，留神呵！我们又有好架打了！”那班大汉听了，齐唱一声：“拿家伙去！”便着地上卷起了一缕尘土，飞也似的向山坳里跑去。那姊妹三人也跟着快跑。三姑娘一边跑着，一边回过头去看看布库里山尖上，早见有一个长大汉子，骑着马站着，好似在那里狞笑呢。静悄悄的一座山乡，一霎时罩满了惨雾愁云。干木儿家里，人声闹成一片。干木儿的大儿子诺因阿拉，爬在屋脊之上，不住的吹号角儿，呜呜的响着。这一村里的人听了这声音，知道又要械斗了，便各个跳起身来，手里拿着家伙，往屋外飞跑，也有骑牲口的，也有走着的。干木儿领着头儿，一簇人约有三五百个，一齐拥出山坳来。山坳口原筑有一座大木栅门，他们走出了栅门，干木儿便吩咐把

栅门闭上，娘儿们都站在栅门里张望。

那布库里山北面梨皮峪的村民，和山南面布尔胡里的村民原是多年积下的仇恨，两村的人，常常寻仇雪恨；一言不合，便以性命相搏。梨皮峪的村主名唤猛哥，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他膝下有一个儿子，名唤乌拉特，出落得一表人才，臂力过人。他常常带领村众过山去报仇，总是得胜回来。这布尔胡里村上的人，吃他的亏已是不少；人人把这乌拉特恨入骨髓，如今打听得知干木儿从岭外赶得一批驴回来，他又带领着一大群村民过山来，意欲劫夺那一群驴马。他一个人立马山顶，先发三枝没羽箭，算是一个警报。后来见干木儿领了大队人马出来，他便把枪杆儿一招，那梨皮峪的村民，跟着他和潮水似的冲下山来。到得一片平原上，两边站成阵势，发一声喊，刀枪并举，弓箭相迎，早已打得断臂折腿，头破血流。干木儿骑在高大的马上，指挥着大众；见有受伤的，忙叫人去抢夺回来，抬到栅门里面去。那班娘儿们忙着包腿的包腿，扎头的扎头。便是那干木儿的三个女儿，也挤在人群里帮着搀扶包扎。

那姊妹三人，大姑娘名叫恩库伦，二姑娘名叫正库伦，三姑娘名叫佛库伦。恩库伦已嫁了丈夫，正库伦已经说定了婆家，只有佛库伦还不曾说得人家。她三姊妹都长得美人儿似的，只有佛库伦格外标致。平日村坊上的男子们见了佛库伦，谁不爱她！便是没有话说，也要上去和她兜搭几句，借此亲近美人儿的香泽。无奈这布里尔胡村坊上的男子虽多，却没有一个是她看得上眼的。见了这班男子，连正眼都不肯瞧他一瞧。如今见自己村坊里的人和别人打架，不觉激发了她兴奋的心肠，便帮着她母亲姊妹在栅门里管那班受伤的。一会儿搀扶这个男人，一回儿安慰那个男人；一会儿替他们包扎伤口，一回儿拿水浆牛奶喂他们吃。说也奇怪，那班受伤的人，凡是经过三站娘服侍的，便个个精神抖擞，包好了伤口，重复跳出栅门去厮打。

这一场恶斗，布尔胡里的村民，和前三年大不相同，人人奋勇，个个拼命。看看那边梨皮峪的村民，渐渐打败下来。那乌拉特站在马背上，看着自己的村民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他便大喊一声，跳下马来，舞动长枪向人丛里杀进去。他那支枪舞得四面乱转，大家近不得他的身；放出一条路来，他直奔干木儿马前。干木儿眼明手快，看看他到来，便在马上挽弓搭箭，飏的一声，向乌拉特射去，那乌拉特肩窝上早中个着；只听得他大喊一声，转身便走。这里干木儿拍马追去，三五百村民跟着大喊：“快捉乌拉特！快捉乌拉特！”

这时，梨皮峪的村民，见头儿受了伤，人人心惊，个个胆寒。大家转身把乌拉特一裹，裹在人丛里，向山顶上逃去。这里面独恼了一个诺因阿拉，他在三年前和梨皮峪的人械斗，曾中乌拉特一箭；如今他见乌拉特也中了一箭，他如何肯舍？便紧紧的在后面追着，一心要把乌拉特生擒活捉过来，以报一箭之仇。他逢人便杀，见马便刺，把梨皮峪的人杀得落花流水，东奔西跳。他们到这时恨爹娘不给他多生两条腿跑得快些。看看杀到布库里山顶上，离自己也远了；那梨皮峪村民，也七零八落，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不多几个了。但是，那仇人乌拉特兀是找寻不到。诺因阿拉到底胆小，不敢追过岭去，便停枪勒马，跑下山来。

这一遭，布尔胡里人得了大胜，人人兴高彩烈，狂呼大笑，立刻斩了三头牛，六头猪，十二腔羊，一百只鸡，召集了许多村民，男女老少，在干木儿院子里大吃大喝起来。恩库伦姊妹三人，也跟着他爹娘吃酒。这一夜是四月十五日，天上挂着圆圆的月儿，照在院子里，分外精神。那佛库伦姑娘，重匀脂粉，再整云鬓，在月光下面走来走去，那脸上出落得分外光彩，引得那班吃酒的人，未饮先醉。只听得满院子嚷着三姑娘的名字。有几个仗着酒盖住脸，上去和她胡缠，恼得三姑娘一溜烟避出院子去玩月儿。

天上明月，人间良夜。这布尔胡里地方，位置在长白山东面，胡天八月，冰雪载途，又在这万山丛中。虽说是偏僻荒凉，绝少生趣；但是一到了这春夏之夜，一般也是清风入户，好花遍野。如今这佛库伦，是人间绝艳，天上青娥，长在这山水穷僻之乡，毳幕腥毡之地，她孤芳独赏，对此良辰美景，便不觉有美人迟暮之叹。她想到布尔胡里的村民，都是一般勇男笨妇，绝少一个英姿飒爽的男儿和我佛库伦匹配得上的。她想到这里，又回到日间那个乌拉特：他立马山头，何等英雄气概！后来他指挥村民，直冲栅门，他那面庞儿越发看得亲切，真可以称得上“唇红齿白，眉清目秀”八个字。象我佛库伦，倘能嫁得这样一个夫婿，才可称得才子佳人，一双两好呢。如今我和他是世代仇家，眼见得这段姻缘，只得付之幻影空花了。这是佛库伦女孩儿的心事，她站在院子外面，抬着脖子，一边望着月儿，一边勾起了她一腔情思。佛库伦想到心烦意乱的时候，便忙撇下，忽然想起那布尔胡里湖边的夜景，一定不弱。这湖边是她和两个姊姊常去游玩的地方，离家门又不远。她便悄悄的一个人分花拂柳的走去，才过山坡，便露出一片湖水来。这时四山沉寂，临流倒影。湖面上映着月光，照得和镜子一般明净。她拣一块临水的山石坐下，一股清泉，从山

脚上流下来，流过石根，发出潺潺的响声来。佛库伦到了这时，觉得心旷神怡，心中尘俗都消。她仰着脸，只是怔怔的看着天上的月儿。忽然，听得山脚下有人微微喘息的声音，接着悉悉索索一阵响，从长草堆里爬出一个人来。他面庞映着月亮，佛库伦认得他便是乌拉特。这时她一寸芳心，不觉一阵跳动！忙把手绢儿按住了朱唇，静悄悄的在一旁看他。只见乌拉特在地下爬着，可怜他浑身血迹模糊，脸色青白，嘴里不住的哼着。他挣扎着爬到那泉水边，低下头去，伸着两手，掬起泉水来，往嘴里送。一连吃了几口，才觉得精神清爽些。谁知他一回头，见一个美人儿站在他面前，不觉吓了一跳。便喘着气问道：“姑娘，可是布尔胡里村中的人么？”佛库伦听了，不好意思和他答话，便微微的点了一点头。乌拉特见了，便颤微微的站了起来，一步一步的向佛库伦身边走来。佛库伦看了，认做他要来报仇，忙转身要逃去。那乌拉特在后面气喘嘘嘘的说道：“我乌拉特受了重伤，如今被姑娘看见了，料想要逃也逃不脱身；姑娘你也不用回去惊动大众，我有一柄刀在这里，请姑娘把我的头割下来，拿回村去。一则，也显了姑娘的功劳；二则，我死在美人儿似的姑娘手里，也是甘心的。”他说着，从怀里拔出一柄刀来，哐当一声丢在地下，他自己的身子也跟着倒了下来。佛库伦听他话说得可怜，又见他扑倒在地面上，身子动也不动，一时倒也弄得她进退两难。候了半晌，佛库伦便忍不住上前去扶他起来。谁知那乌拉特伤口痛得早已晕绝过去，他那衣襟上血迹沾了一大块，那血水还是往外流个不住。不觉打动了佛库伦的慈悲心肠，便伸手插在他肋下，慢慢的把他的身子拖到水边。她屈着一条腿，把乌拉特的头枕在自己膝盖上，轻轻的把他衣襟解开，把自己的一方手绢蘸着水，替他洗去血迹；又扯下他一幅衣襟来，扎住伤口。这时乌拉特的脸迎着月光，越发觉得英俊动人；他的鼻息，直冲在佛库伦的粉腮儿上。佛库伦正在细细的打量他的面貌，忽听得他嘴里喊出一声“阿唷”来，乌拉特醒过来了。他睁开眼，见自己倒在美人儿怀里，不觉微微一笑。佛库伦羞得忙推开他的身子，一挥手要走去。谁知那只左手被他攥得死紧，任你如何挣扎，他总死捏住不放，不觉恼了这位美人，就地上拾起那柄刀来，向乌拉特的手臂上砍去；乌拉特却毫不畏惧，只是抬着脖子，不住嘴的说道：“几时再得和姑娘相见？好说说我感谢姑娘的心意。”佛库伦说道：“你要和我相见么，除非到真真庙里去！”她一句话说完，“嗤”的笑了一声。一挥手，转身去得无影无踪。

兰关雪拥，巫峡云封。布库里山左面有一座孤峰，壁立千仞，高插云霄。

从布尔胡里村望去，好似骆驼颈子，昂头天外。村里人便唤它骆驼嘴。那骆驼嘴峰上，隐约望去，墙佛阁好似有一座庙宇，村里的人每每要爬上峰去探望探望。苦得羊肠石壁，无可攀援；况又是终年积雪，无路可寻。一到春夏之交，有一股瀑布，从骆驼嘴直泻下来，长空匹练，直流湖底。山下面便是布尔胡里湖，到这时，水势澎湃，早把入山的路径没入水底里去了。一到秋天，四山云气，又迷住了桃源洞口。所以村里人虽想尽千方百计，终不得见庐山真面目。因此，这一座孤庙，总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及，村里人便把这座庙宇称做真真庙。村里人有一句话：“你要相见么，除非到真真庙里去。”这是说不容易见面，和不容易到真真庙里去一般。佛库伦姑娘，对乌拉特说这句话，只因和他是世代仇家，不容易见面的意思。

闲话少说，这时候又过了一个月。布尔胡里村上，早又是四望一白，好似盘银世界一般。村坊里人农事早罢，便各个背着弓骑着马，向山之颠水之涯，做那打猎的营生。干木儿也带五七个大汉，天天到西山射雕去。有一天，他射得好大一头獐，肩在肩膀上，嘻嘻哈哈的笑着回来；恩库伦和佛库伦接着进去。一个眼错，她姊妹三人，在后院子里商量生烤獐肉下酒吃。干木儿一脚踏进院子去，那獐肉气味正薰得触鼻，便嚷道：“好香的肉味啊！”一眼见姊妹三人，正烤着火吃得热闹，干木儿便嚷道：“来来来！俺们大家来吃。莫给她姊妹们吃完了我们的！”一招手便来了十二三个，都是一家人，男女老小便团团围住大嚼起来。吃到一半，干木儿指着他三姑娘，笑说道：“小妮子！人小心肠乖，瞒着人悄悄吃这个，也不知我和你大哥，去打得这支獐来，多么的累赘呢！你们女孩子们，只知道图现成。”一句话，说得佛库伦不服气了，她把粉脖子一歪，哼了一声，说道：“女孩子便怎么样？爹爹莫看不起我们女儿。明天我和我姊姊上山去，照样捉一只来给爹爹看。”干木儿听了，也把脖子一侧，说道：“真的么？”佛库伦说道：“有什么不真！”干木儿说道：“拿手掌来！”佛库伦真的伸过手去，和他父亲打了手掌。顿时引得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都说明天看三姑娘捉一头大獐来呢！

俊犬快马，秃袖蛮靴。第二天一早，佛库伦悄悄的拉着她两位姊姊，出门打猎去。三匹桃花马，驮着三个美人儿，一溜烟上了东山。到得山坡上，各个跳下马来，每人牵着一只狗，东寻西觅；见那雪地上都是狼脚印子，恩库伦说道：“二位妹妹，我们须要小心些！这地方有大群的狼来过了，还留着爪印儿呢。我们要在一起，不要走散才好。”佛库伦一边答应着，一边只是低着头找

寻。一回儿只见那头黑狗儿，仰着脖子叫了一声，飞也似的跑到那山冈子下面去，在壁脚上一个洞口，用它的前爪乱爬乱抓。佛库伦跟在它后面，知道洞里面有野兽躲着，忙向她两个姊姊招手儿。正库伦和恩库伦见了，便悄悄的走上去。见壁子下面有三个洞，西面一个洞大些。忙把腰上挂着的网子拿下来，罩住了洞口，对着那小洞里放了一鸟枪。突然有六七头灰色野兔，跳出洞外来，一霎时被网子网住了，左冲右突，总是逃不脱身，把个佛库伦欢喜得什么似的。她两手按住那网子，只是嘻嘻的笑。正库伦上去，把网子收起，把六只兔子分装在她三姊妹的口袋里。正库伦说道：“我们虽捉得几头兔子，三妹子在爹爹前，曾夸下海口，说去捉一只獐来，我想那獐儿是胆小的，必得到荒山僻静的地方去找，才有呢。”恩库伦听了，说道：“二妹子说得有理。”佛库伦说道：“既这样，我们何妨骆驼嘴下面找去？”三姊妹齐说一声“不错！”重复走下山坡来，骑上马，绕过山峡去，便见那骆驼嘴高矗在面前。那布尔胡里湖紧靠着山脚，这时湖面上只看见层冰断木，冻水不波。她三人骑着马，绕着湖边走去，在那尽头，便露出一条上山的路径。这山势十分峻险，又是满山铺着冰雪，不容易上得去。大家下得马来，攀藤附葛往上爬。走了一程，这三姊妹走得娇喘嘘嘘，香汗涔涔。正库伦一抬头，见那山壁上飞出一群野鹰来。便嚷道：“大姊姊快射！”那恩库伦这时也看见了，忙抽箭挽弓飏的一声，一支箭上去，一只鹰跟着翻身落下地来，她的狗名叫“卢儿”的，见了鸣的一声，飞也似的上去，叼在嘴里。

她三姊妹这当儿，便在路旁一块山石上坐下来，说些闲话，把身边带着的干粮，掏出来大家吃一个饱。那“卢儿”嘴里叼着死鹰送到恩库伦眼前。佛库伦又夸张大姊姊眼力手法如何高强，怪不得大姊夫见了姊姊害怕。正说时，正库伦一眼瞥见一只山狸，远远的沿着山壁走来；她急忙从大姊姊手里抢过弓箭来，也是飏的一箭，射中在山狸脊梁上。那山狸正在雪地上翻腾，那头卢儿也跑去拦颈子一口咬住，拖到正库伦跟前。佛库伦看了，便嚷道：“好哇！你两个上得山来，都得头彩，独我没有吗？……”她话不曾说完，只听得山冈子上有獐儿的叫声。佛库伦听了，一拍手说道：“好哇！我的也有了！”说着，便站起身来，挟了弓箭，也不等她姊姊，急急绕过山冈子去。恩库伦在后面唤她，她也不睬。正库伦看看佛库伦去得远了，忙在后面赶上去；恩库伦看看，只剩下她一个在山腰里，便也只得跟上去。山陡路滑，一步一步的挨着；挨了半天，看看前面，不见她两人的影子。谁知才转过山腰，只听得正库伦在前面

哭喊；恩库伦心下一急，脚下一紧，忙追上去。她往前一看，不觉吓得身子软瘫了半边。原来那佛库伦在半山上，正被一只斑斓猛虎，拦腰咬住，往林子里死拽。那头“黑卢儿”，也吓得倒拖着尾巴，跟在正库伦身后狂吠。一转眼，那大虫拖着佛库伦，向林子里一转，便不见了。吓得恩库伦嚎啕大哭，他和正库伦两人死力挣扎着赶上前去。到得林子里，四面一找，静悄悄的不见踪迹，也听不到佛库伦的哭喊声。再看看雪地上的脚迹，见一阵子乱踏。到了林子西面，便找不出脚印儿来了。

她姊妹两人，心里十分慌张，一边哭着，一边唤着，四处乱寻。看着天色昏黑，也找不出一丝影迹来。正库伦急了，只见她大喊一声，一纵身向山下跳去。方得恩库伦眼快，忙上前挽住了。两人没法想，只得凄凄惨惨的寻路下山，回得家去，把这情形一层一节对他父亲说了。她两人话没有说完，满屋子的人便嚎啕大哭起来。他母亲格外哭得伤心，逼着他丈夫要连夜上山去找寻。干木儿也懊悔昨天不该和她赌手掌说这句玩儿话，逼得她今天闹出这个乱子来。当下便招呼了许多伙计，攀枪提刀，灯笼火把，一大簇人上山寻去。要知佛库伦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